

朝野記言 一

共十四

13
1491
1



引用書目

國朝寶鑑

石潭日記

李珥



宣廟寶鑑

聽天雜錄

沈守慶

肅廟寶鑑

圃樵雜錄

任輔臣

櫟翁稗說

李齊賢

懲毖錄

柳成龍

龍飛御天歌

鄭獐趾

雲巖雜錄

李濟臣

太平閑話

徐居正

清江小說

李斗壽

筆苑雜記

上同

梧陰雜說

尹根壽

慵齋叢話

成俔

月汀漫筆

尹國馨

彙尊錄

金宗直

甲辰漫錄

上同

青坡劇談

李陸

聞韶漫錄

李廷馨



秋江冷話	南孝溫	松窩雜記	李墜
陰厓雜記	李耔	苔川雜記	閔仁伯
龍泉談寂錄	金安老	寄齋雜記	朴東亮
思齋撫言	金正國	象村野言	申欽
稗官雜記	魚叔權	五山說林	車天輅
謏聞瑣錄	曹伸	丁戊錄	黃有詹
退溪言行錄	李德弘	白沙北遷錄	鄭忠信
破閑雜記	曹植	晚雲日錄	上同
眉庵日記	柳希春	識小錄	許筠
於于野譚	柳夢寅	南溪記聞	朴世采
月窓夜話	仁興君僕	崇孝錄	上同

芝峯類說	李晬光	日月錄	李星齡
迺平日記	李貴	青野漫輯	李喜壽
柳川劄記	韓浚謙	艮齋漫錄	崔奎瑞
樂全堂漫錄	申翊聖	公私見聞	鄭載崙
再造藩邦志	申昌	日繼錄	上同
畸翁漫錄	鄭弘溟	閑居漫錄	上同
竹窓閑話	李德洞	感異編	上同
荷潭破寂錄	金時讓	後自警編	金昌集
涪溪記聞	上同	國朝典謨	李世連
癸甲錄	安邦俊	海東樂府	應教公
隱峯野史	上同	東儒師友錄	朴世采

建州聞見錄

李氏寘

前言往行錄

辛永禧薛

長貧胡撰

尹耆獻

鵝城雜說

己卯錄

金堉

菊堂俳語

鄭壽齊

海東名臣錄

上同

雪壑謏聞

李大期

冶谷三官記

趙克善

晴窓軟談

閑溪漫錄

姜栢年

逸事記聞

眉叟記言

許穆

續玉露

金尚寯

難鯖錄

李濟臣

戊寅記聞

朝野記聞

徐文重

壬辰雜事

國朝記事

蘇齋日記

盧守慎

紫海筆談

金時讓

海平家傳

亂乘

安氏民追錄

續雜錄

辛永禧師友錄

歷代摠要

白沙手錄

歷代摠目

洪萬宗

己丑記事

歷代摠錄

松江時政錄

瀋陽日記

喉院便覽

隨錄磻溪

柳馨遠

玄湖瓊談

野言別集

海東野言

許筠

國朝謨烈

咸寧陽日記

奇遵

瑣說

李世英日記

亂離日記

師友名行錄

南孝溫

大東韻玉

忠敏公雜錄

權建

壬癸行朝錄

西征錄

李燦

南宮錄

李廷龜

己卯黨籍錄

安珮

景賢錄

成規

金熬奠新詔

金時習

丙辰丁巳錄

任補臣

遺聞雜錄

沈守慶

松溪漫錄

權應仁

黃兔紀事

李廷馨

旬五志

洪萬榮

養花錄

姜希顏

閒情錄

許筠

目錄

君道門

臣道門

吏部門

戶部門

禮部門

兵部門

刑部門

工部門

人事門

君道門

聖孝

后妃

廢妃

後宮

嚴宮闈

儲嗣

敦親

宗室儀賓

戚里



君道門

聖孝 友愛附

太祖將開大業每與 太宗謀 恭靖以長子避不預焉

故 太祖開國 恭靖無尺寸翊戴之功其心迹無愧

於伯夷泰伯矣危疑之際受禪居位盡逐諸王子削髮

為僧其防微慮患之計亦至矣以 上王居于別宮十

有九年 太宗臨御常稱臣極盡友道還諸王子賜爵

有差蓋我朝君王如 恭靖者無幾子孫衆盛至今名

卿鉅公多出其苗裔

鷺城雜說

恭靖大王宮有一宦官二月暮偶入園中於積芻傍拾樵
子視之則樵面大紅真九月十月間霜樵也得數百箇進



于王 王即薦 文昭殿又送于 太宗所曰幸得仙
梃敢獻左右 太宗大喜解御衣賜其宦官即幸 上
王宮盛梃共玩大宴終夕而罷及秋其梃方肥 上王
故積芻於其上至明春啓之則梃皆腐損終不如其梃
之肥羨 青坡劇談

太宗賜代言李明德等柑子各一籠曰予知卿等皆有老
母故賜之予每恨於 齊陵未盡榮養也 寶鑑

元敬王后昇遐 世宗去床伏苫日夜痛哭不進膳左右
密以油紙藉其下 上命撤去大雨水溢入廬次 上
猶不移曰母后遺疾竟不得效身之死生所不敢恤諸
代言等泣請乃暫移別處比明還廬 寶鑑

世宗幸太平館享詔使當宴孝寧大君行酒 上起立詔
使問於館伴黃喜對曰君臣之分固嚴然殿下起立為
天倫也詔使歎曰昔蜀府殿下八觀皇帝命東宮往迎
東宮讓路今殿下之待孝寧猶是也 寶鑑

世宗嘗駕幸東郊迎致讓寧大君禊設宴慰之夕還宮禊
歸利川謫所其子謹年長拜順平君臺諫及政府論執
請勿除職使隨父居外 上曰讓寧則得罪宗社故放
于外矣其子有何罪乎臺諫固請之乃命謹居住城外
承召而後入宮門欲見大君則往來時皆告于政院 東

閣記

讓寧大君禊以荒淫失職然天資侷儻其弟孝寧大君補

倭佛嘗作佛事請提提率田人載獵狗往預佛事俄而
田人進數庖人進炙御人進酒補方拜佛叩頭提撮炙
飲酒自若補正色曰大兄今日姑止酒肉提笑曰僕平
生天授福甚厚生為王兄死為佛兄士論快之秋江冷
話

文宗友愛甚篤以永膺大君琰 世宗所鍾愛撫卹尤至
四節衣服皆令尚衣院製給恩庇絕異 世宗嘗欲盡
以內帑珍寶賜琰未果而薨 上即位傾帑賜之悉輸
其第於是御府世傳之寶盡歸於琰矣 國朝謨烈
天順丁丑 德宗在東宮薨逝 世祖以為其嗣皆幼不
可不傳其貌以遺之命畫師崔涇安貴生圖而藏之及

成廟即位命奉安于月山大君家廟賜涇貴生爵言官
於經筵論其濫 上曰予生纔月乃失顧復不意今日
得覩天顏髣髴悲慕之心將有所少紓則涇貴生不可
不錄侍筵者莫不下淚 寶鑑

成宗朝持平劉璟啓曰殿下為月山大君之卒久不視朝
行幸亦廢鼓吹禮期之喪達于大夫請以義斷之 上
曰視朝當如所啓大臣之卒尚不忍聽樂况親兄之柩
方在殯予何忍聽鼓吹乎 國朝典謨

成宗朝惠莊王妃懷簡王妃襄悼王妃同處一宮 王事
之如一日設曲宴選內需婢五六名習俗樂其中一名
容色才藝冠絕常目王 王覺之付其父母嫁之勿令

復出八宮掖自此曲宴亦罷前言往行錄

尹氏廢後燕山以世子在東宮一日啓曰臣請出遊街上許之終日遍觀至夕還宮上問爾今日遊街有何竒觀對曰無足可玩但有一犢隨母而行其母有聲則其犢輒應之母子生全此最歆羨上聞而悲之蓋燕山之失性由於尹氏之廢而踐祚之初頗以英武稱之驚

城雜說

中宗壬辰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呪之事且作假象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所為賜朴嬪及福城君喟死兩翁主廢為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仁宗在東宮上䟽言天顯之親一

氣以分友愛之情自不容已往者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喟也焉得以知之死者已矣而喟之一女棄在民間孩提之女亦何罪焉二翁主年少女子不與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絕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思之至此不覺涕零仁人之於兄弟不宿怨焉不箴怒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伏願垂

憐焉

東閣記裨官記合錄

孝宗戊戌濟州貢馬中有身白而鬣黑體大而步健者見者以為龍種時益平洪公於諸駙馬中為最長而余新為儀賓蒙被異渥人謂此馬不歸於益平則必歸於余及經御覽特賜崇善君先君聞而喜之曰不賜愛婿而

賜庶弟真盛德事也公私見聞

甲申 孝廟以大君將由瀋入燕遣 王東還 孝廟之

未返國 王每見日初出輒祝曰願令父母適返令戒

得見時 王甫四歲顯廟行狀

成宗每遇祭日則以祝文有 祖宗謚擔入燕寢未安於心

必親臨香室手押焉重華集

后妃

鄭道傳之亂 元敬王后使奴金小斤托以腹痛碎劇請

來 太宗于勤政門外與之密語定計 太宗拂衣還

入禁中 后欲自至 太宗所在處同其禍敗徒步而

出蹶踏間金小斤以道傳笠鈎來 后乃還芳幹之亂

又欲自赴戰場侍女諫之不心俄而隣居老女淨祀婆

者聞捷音來告乃還初 太祖聽道傳輩之言命罷諸

王子所管兵 太宗盡燒營中軍器及戊寅之變專藉

后所備兵仗鞍馬後 太宗覽高麗史王建后柳氏事

語 世宗曰定社之日汝母氏贊謀甚多且與諸弟整

備甲兵以待此之柳氏提甲厥功尤重矣東閣記

太宗戊戌賜領議政沈溫死妻子沒入孥 世宗朝議政
李稷等啓曰 太宗雖曰禁府之請籍沒其妻子而下
旨令母得役使 恭妃殿下方為國母而母安氏身為
官賤深為未便漢昭帝上官皇后父安伏誅而其妻追
尊為敬夫人置園邑請法漢故事削賤籍賜爵帖 上
召知申事郭存中諭之曰溫之死禁府請孥籍朴嘗以
為中宮之母不可為官賤禁府提調柳廷顯固請之
先王命姑錄于賤業厥後欲改之事未行而遽賓天故
予雖知 父王之志未敢開說也甲辰 恭妃徃其外
祖家設宴時亦以大臣之議予使只見其祖父而已近
日言者多以為母子之間不可如此隔絕且以國后之

母為賤人於恩義並不可削其賤業還給爵帖某日

恭妃當徃安氏之第卿等知之寶鑑

世宗壬子禮曹啓曰謹稽古典天子之配曰皇后王之配
曰 王后未嘗復以義號加之至於宮人則各號以別
名位本朝之制王妃稱某妃世子嬪稱某嬪皆加徽號
有違於禮請遵古制只稱王妃 王世子嬪依允寶鑑
魯山夫人宋氏丁丑後不欲居城內願處東郊瞻望魯陵
故自朝家營室於東門外號英嬪貞洞而夫人別構草
屋數間而居焉素衣素食以終天年後事則屬於 魯
山甥姪海平府院君鄭眉壽故兩位神主在鄭家廟中

子孫世祭海平家傳

成宗朝御寶敬堂召見院相等 貞熹大妃傳曰予族親
庸劣之輩曠官尸祿者多今此星變恐由於此惶恐實
深賢俊之士退藏山林者宜搜訪招來 國朝典謨
成廟廢妃尹氏親事紡績常上朱染機織綃 成廟往見
之妃下機而言曰上監何身之長也 上曰又有長於
我者當召八試觀之遂命召許琮八許公蓋長十一尺
也 五山說林

燕山妃慎相承善之女也 燕山荒悖日甚每陳規諫屢
遭非理凌辱時稱淑儀奴子者權貨求利莫敢誰何妃
歎曰予不可效充切戒內需司曰如聞本宮奴子橫暴
者必先杖殺之燈明師學祖在直指寺寺有好圓柿每

進二馱于內殿曰弊寺距京都僻遠令本宮奴子歲來
受兩三馱輸進妃曰此甚易事但慮樹果歲或有宗有
不宗如值不宗之年而宮奴往徵依數馱載則永為無
窮之弊矣有戚屬為外郡宰進紅藍數斛雪綿子數十
斤妃却之曰民生嗷嗷此物從何以出予不忍留之謾

聞瑣錄

文定王后嘗與諸功臣夫人設宴於後苑雖寡夫人並許
八叅 文定先押花以次勸之林百冷夫人低首不應
文定諭曰諸功臣義同一家今欲與諸夫人穩叙同事
之意予亦未亡人猶自先押以為從容歡洽之地夫人
不可不勉循之也夫人猶以不敢稱之固辭竟不從蓋

其天性嚴厲有若男子 文定極其厚待而亦甚憚之

寄齋雜記

仁順王后在 明宗朝嘗臨幸私第多施賞賚任權啓於
經席曰國母不當出行閭閻其一家亦有有識之人非
不知為不可而幸其恩澤不為止之至為非矣指其祖
連源也連源亦同八侍瑟縮無以為容東閣記

光海壬戌正月殿柳氏諱書上疏曰竊見春秋鄰國有
患莫不相救况父母之如彼乎追思壬辰 天朝救我
之事則感淚自出矣此非如我婦女所當與知情極沓
沓敢此書啓且水路往來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
文而去則聖節使冬至使皆可往矣而經年不送痛悶

同極二百年至誠事大之意盡為歸虛使臣譯官等厭
避何可計乎續雜錄

有老宮人常言廢世子祗之將死也 仁烈王后告 仁

祖曰祗罪之可生可死非婦人所知而國之興亡在於
德之脩否德之脩否係於心之操捨心之操捨決於俄
頃故古有朝為天子暮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 殿下
之操心不如今日則安知無復有賢於 殿下者乎前
人所為後人效之願勿殺祗以為他日保我子孫之計
仁祖墮淚傾聽而勲臣臺官力請按法云公私見聞

孝廟因山既成 仁宣王后欲謁園陵而未知廷議如何
使余內公主問于先君翼憲公先君據禮經婦人不上

塚之語以達之且曰此命若下臣當力爭 后不復言
公私見聞

肅宗辛巳 下教曰自今著為邦家之典不得以嬪御登
后妃寶鑑

廢妃

文廟在東宮初行嘉禮于上護軍金五文之女誦徽嬪數
年扶媚道事覺廢為庶人又冊宗簿寺少尹奉礪之女
誦純嬪過八年以有失德廢立良娣權氏為嬪即 顯
德王后也誕 曾山七日而薨東閣記

成宗初廢中宮尹氏領相鄭昌孫不能力諫降封嬪別處
慈壽宮大司憲蔡壽等以為尹氏雖坐廢曾配至尊今
慶閭閻奉養亦窘請別置一宮官給廩餼 上大怒以
為阿元子為後日地下禁府鞠之不屈竟赦不罪至己
酉五月傳旨賜死曰廢妃尹氏曩在宮中暴惡日甚既
不順於三殿又肆凶於寡躬至曰並足迹而削去之是

特細事至於嘗見歷代母后扶幼擅政之事自以為喜
常以毒藥自隨非惟欲去其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不
道之罪關於宗社而猶不忍斷以大義廢置私第今者
外人見元子漸長多以此為言後日之禍何可勝言漢
呂唐武之禍翹足可待肆於某日賜死于其第又傳旨
禮曹曰廢妃之惡昭在史冊雖永不賜食魂豈有冤我
何矜恤顧念儲君之情寧不惻然今特名其墓曰尹氏
之墓定墓直二人仍令所在俗節致祭以慰子心而雖
予百年之後永不改易以遵父志

諡聞瑣錄

成宗恭惠妃薨陞淑儀尹氏為妃贈左議政起畝之女丙
申生燕山罷隆驕恣妬忌諸媛不遜於上一日聖顏有

少痕 仁粹大妃大怒激成天威出示外廷大臣尹弼

商等將順獻議廢黜私第尹氏日夜呼泣繼之以血宮

中毀傷日滋 上遣內豎廉察 仁粹教其宦對以梳

洗艷粧無悔恨意遂信其譖而加罪焉尹氏以拭淚斑

血悅付其母申氏或慎或詳曰吾兒幸保全當以是告我

哀怨且葬我於輦路傍俾瞻車駕遂葬于健元陵路左

及 仁粹上賓申氏交通內人潛訐生母尹氏非命之

寃且上其悅燕山常以 慈順妃貞顯為親母聞之愕

然慘怛見時政記大怒獻議大臣及奉使之入皆剖棺

斬屍碎骨飄風緣坐應誅而先亡者並令斬屍論以大

廷緣坐八寸立私廟今宗簿寺祭如原廟封崇其墓己卯錄

慎守勤之姝為燕山妃其女又為 中廟潛邸時夫人及
丙寅反正日朴元宗使力士擊殺守勤并其弟守英守
謙等 中廟即位翌日領相柳洵左相金守童率柳子
光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及二品以上啓曰舉義時先
除守勤者欲以成大事也今者守勤之女入侍大內若
正壺位則人心危疑請割恩出外傳曰所啓甚當然糟
糠之女何以為之洵等又固請之傳曰宗社至重何許
私情當從羣議即夕慎氏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家東閣
記

中宗乙亥 章敬王后上賓淳昌倅金淨潭陽倅朴祥上
䟽請復立慎氏為妃 上留其䟽政院不下大司憲權

敏手大司諫李符倡言若復立慎氏有王子慶而論嘉
禮先後則慎氏居前置元子何地指為邪議合辭請拿
鞠遂配朴于南平金于報恩 己卯錄 肅宗戊寅冬前
縣監申奎上䟽請追復慎妃 上命議于大臣領府事
南九萬以為當初慎氏之出雖曰非 中廟本意然
中廟當守之日若金淨朴祥等之䟽誠得義理之正而
中廟未嘗有處分今已過百餘年矣在我後王乃於祖
宗配匹之重無所禀承以意進退贈齊體於於穆之地
加並享於二后之右豈禮經所謂有慶莫舉之義乎春
秋於先公夫人雖大故之所當絕者不敢貶踣皆書以
小君以有大故而不敢擅奪者推之其有大寃而不敢

擅伸亦可知矣宋仁宗郭后之廢宗是千古之冤痛當其時孔道輔范仲淹等以死爭之誠臣節之當然而英神以後則名臣大儒之論未聞有以復位事為言者豈不以易世之後無可稟命之所故耶哲宗孟后亦曰議構而廢至徽宗朝向太后使之復位此乃以姑復婦非以叔而復嫂也厥後再廢也宋之遺臣迎入禁中此則搶攘時事非可為例云戶曹叅議權尚夏以為金淨朴祥之疏宗為正當而慎氏終於廢斥未行封典則此先王之廢妃也勿論當時處置之當否人心抑鬱之如何其在子孫黎民之道以先王廢妃退附於太廟恐或有違於子思所訓之常禮云 上納其言遂稍加尊奉

野朝

記聞

順懷世子當行嘉禮尹元衡以其女婚安德大之切族黃大任女子符同卜人既裝五柱以為寢吉納之親迎之期只隔旬日大任之女忽患腹痛甚重自上以為病人不可配東宮又難適他降為良娣未幾死改遷尹王之女行嘉禮翌年順懷歿尹嬪至 宣祖壬辰卒未及葬倭入京城遂失其柩

東閣記

仁祖丙戌二月命招大臣六卿下備忘記于賓廳曰姜嬪在藩時潛圖易位紅錦翟衣預為造作內殿之號公然僭稱上年秋間乘其憤怒來在至近之處高聲發惡伴人問候亦廢累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此現著之

惡推度其心術則埋凶置毒皆非他人之所犯也欲害君父者不可容息於覆載之間令該府律文相考稟處實廳及兩司啓請廢黜降弭全恩善處累啓不允大司憲洪茂績之啓至曰姜嬪之罪可廢不可殺也殿下欲殺姜嬪先殺臣然後乃可為也副學俞伯曾又劄論之答曰姜氏多金帛善誘人洪茂績俞伯曾自前稍劄而猶且畏憚終不立異姜氏權勢重矣又以判府事李敬輿先為退出闕外初命削黜繼又命絕島梲棘又下備忘記直為廢黜賜死言于兩司大臣金自點李景奭崔鳴吉即為承命而三司發啓連劄力爭不已景奭鳴吉又更劄請全恩三月十三日引見左相金自點原平君

元斗杓等縷縷下教大司憲李行遠退出先為停啓正言南重晦隨又傳之姜氏教命印冊章服等物自內叔取下政院燒破以四人輜出送姜氏于於義洞本家使內官宣旨賜死目為告宗廟肅寧殿頒教八方令該曹二等禮葬于姜家族山近處三年祭物依光海時例叅酌題給國朝典謨

後宮

太宗欲以大學衍義后夫人可法可戒之事教中宮及世子淑嬪以下諸宮人命書衍義齊家之要以進寶鑑

世宗朝有一少姬罷冠後宮常在左右姬侍上眷愛以微事上請上曰使兒女子敢發干請之言由予啓罷而然也此女幼而如此壯可知矣乃斥而遠之公私見聞成廟喜酒多近姬侍命內需司日獻素屏風過一夜盡赤而出以唾血故也五山說林

燕山朝遊入娼妓有姿色者萬計樂工稱廣熙妓女稱運平追入者曰續紅曰繼平入內者曰興清近入者曰地科興清經幸者曰天科興清所著有迓祥服所居稱聯

芳苑以圓覺寺為局又以宜城尉茅為合芳院齊安大
君茅為雷陽院甄城君茅為越香院興清及絃手列居
之興清之擢選者居聚紅院在明政殿之右肅章門疾
病家為清歡閣資始宮為會綵閣曾經御幸者居之內
入之色衰者所居為杜蕩護清司使之大行後終身向
慕興清保人名之曰護花添春置護花庫以應其供饋
置追惠署以供其瘞用置廣惠署以供其祠祭署在孝
思廟設布染司使監造迓祥服採少女于各道者名曰
採青使諛聞瑣錄

仁嬪金氏考諱漢祐司憲府監察妣李氏忠義衛孝性之
女以嘉靖乙卯生享年五十九始明廟晚而無嗣

文定大妃憂之甚一夕夢異人告之曰尚州李某有女
子納之則吉覺而使人物色之不能得忽有一僧指其
所居遂得之納于後宮是為李淑儀淑儀竟無子而仁
嬪以其表姊取養于宮中仁順王后見而異之屬

宣祖備後庭時年十四歲育四男五女元宗亦其誕
生谿谷集

萬曆壬寅宣廟簡定繼妃大禮之日諸後宮多有不平
色獨仁嬪金氏辭氣晏然至於奉進龍袍之際供奉左
右有若別有喜事者然當日宮人之侍殿上者皆曰金
嬪必享厚福之人公私見聞

仁祖嘗夢見一女子自稱張留之女書進太平字及寤心

異之密加搜聞則有進士張留者果有女子選入後宮
試令書字則乃書天下太平春五字以進只符一夢而
已終無他異閑居謾錄

後宮於所產子女不敢甬汝蓋不敢自母於其子也而安
嬪李氏於淑寧翁主甬汝之 孝廟將加極罪仁宣后
屢請得免焉公私見聞

孝廟朝後宮李氏生淑寧翁主而終 孝廟世爵以淑媛
供出該司此外無一毫所加 顯廟在春宮累白之不
許曰留為汝他日之恩可也蓋上意欲畏法於當朝而
含息於後嗣及 顯廟嗣服禮遇備至至 肅廟恩禮
極隆封至安嬪公私見聞

嚴宮闈

睿宗朝有大賈罪當流黃緣保母乞免 上曰王者無私
敢以保母翫邦憲遂杖流之誌狀

成宗御便殿奉保夫人白氏請爵人 上曰汝受何物而
請之乎官爵公罷因內謁爵人於國政何後若更言予
必不貸國朝典故

中宗丁丑 文定王后冊封時判書尹珣妻以同姓婦女
曾見幸於燕山 正言趙光祖劾以淫穢之物恐或見參
於大禮請黜於外使不得留在京中 上允之日月錄
仁宗嘗見侍女有麗服者即令出之宮庭之內不嚴而肅
如也誌狀

宣廟朝潛邸時乳母乘有屋轎入闕有所干白 上不悅
叱曰汝豈可乘有屋轎耶命黜之乳母步還其家栗谷日記
宣廟庚子 王妃寢疾藥房以醫女愛鍾稍解文字術業
優於其流請令入診 上曰聞愛鍾是倡女雖有軒岐
之術不可出入於內庭也寶鑑

光海朝老宮人以故紙累珠而紙有所錄物名余取觀之
則乃其時某邑倅進獻闕中者而所錄 大殿綿紬五
十疋 中殿四十疋 東宮三十疋而金尚宮任昭容
等諸寵姬各有所贈遺蓋都錄以送于金尚宮使之分
進者也公私見聞

光海時老宮人為余言廢主時宮女無不締結宰相名士

各有所為主者宮女輩為其親屬有欲圖囑則必曰某
宰與某女相交可以通之凡於官爵刑獄之類公相祈
請曰須製一佩囊護筒以送則事無不成云公私見聞
光海時李貴之女適金自點之弟自兼早寡失採浪跡於
佛堂從事於阿彌事現被囚臨訊願入宮中光海詐之
及八宮中交結金尚宮約為母女常言其父及夫兄自
點之忠誠不幸見嫉於大北常欲謀害云云日日訴冤
見貸他宮人之銀納之于尚宮者幾數千兩癸亥正言
韓惟翔等啓以李貴金自點久畜扶護西宮之謀禍將
不遠請預圖之光海方與金尚宮遊宴後苑金尚宮執
光海手大噉曰外議良可哈誠之金生寧有此意况金

書房一介寒儒有何權力得為異謀光海回下曰莫以無形之言枉害忠良及反正之日李而效告變大臣禁府堂上會于闕下而是日金自點盛備酒饌納于金尚宮光海方與宮人宴樂而告變之章故置不下是夜舉義兵自彰義門入至昌德宮金席門守將朴孝立開門迎之續雜錄

有老宮人嘗言 仁祖朝鳳林隣坪兩 大君出閣後每當入謁宮中 上輒使年少宮女避匿曰天王家自有禮法 大君雖於予為子而出閣之後則便同外人宜有內外之別不可如幼年在闕之時公私見聞

孝廟乳媪之妹阿保之功與其姊無異及 上即祚封乳

媪為奉保夫人而其妹年老為比丘尼 上念舊勞時召入宮中厚賜衣食而遣之 上之酬功報勞可謂盛德而後世援以為例不無為害者可以為戒矣公私見聞

孝廟於戊戌年間有下堂之憂久而不瘳口味屢爽思嘗異物而慮致民弊不責該司使諸公子及宦官宮女家隨得以獻厚直酬之不煩民力而諸物畢至翌年龍馭賓天自後遂不無援以為例者數十年來其弊尤甚數間巷賤流得異物則必獻獻之必取直至於希望異數遂有不尊九重之意古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豈虛語哉公私見聞

似聞駙馬公主俱入闕內宿留仍滯累日不出此言果或

然耶此 先朝之所未聞 宣祖時所未有之事也宮

禁之不嚴固不可論亦不為流連宴安之歸乎 孝廟時白軒劄

顯廟嘗於筵中問曰內間之言出於外間何也左右莫能

對洪沂川命夏對曰以外間之言入於內間者即是也

一時稱為名言 沂川碑九齋集

肅宗乙卯三月清風府院君金佑明上劄以為福平君種

兄弟荷 孝廟如已出 先王若同產之仁出入禁闥

醜聲聞外乃使各殿紅袖至有有子之人比乃 先王

之所駭憂 慈殿之所難處云云福平福昌及內人常

業貴禮就獄納招箇箇菽明判付內信廳人言至使骨

肉至親陷於不測不勝痛泣益為放釋翌日夜對備局

諸堂許積權大運張善徵柳恭然申汝哲金徽尹深等

上張燭東向坐諸臣入閣內有哭聲積曰此必 慈殿

親臨也因請至近之地八侍未安臣等當少退 殿下

八內懇達 慈殿止哭後當復入侍 上八閣而哭心

諸臣更入則 慈殿下教曰 先王之於福昌兄弟眷

愛至篤無異同氣一日與諸公主區處 仁宣大妃私

藏之時見福昌與常業殊常之色恐為其禍根欲為慶

分而遽甬 昇遐予自內窮詰常業則以為 仁宣大

妃初喪福昌以斂襲執事展鋪衣裳之際潛握其手又

於菽鞠日輪輿排設時落小紙於渠前道盡相思之情

終至見逼云貴禮水母也福平每索茶水仍握手而戲

之厥後隆福殿移殯時會祥殿月廊侵逼見從云此等
事先王及予所親見聞者而主上幼冲不知此事予
恐宮闈不嚴果為告知于父親有此陳劄而主上自幼
與福昌情厚不以予言為是乃以信聽人言陷於不測
為言此予痛心者也積曰慈教明白更無可問當決
策取招矣慈殿曰遠地定配可也國朝典謨

肅宗甲戌中宮復位始金春澤韓重焮等潛聚銀貨詭
稱與羣士大夫通宮禁謀復廢妃閔黯等調發之方鞠治
而會上黜黯等召用舊臣或言此輩黯等所欲殺
何必為世克建德報仇宜不深竟領相南公九萬以為
金清城庚申之事雖曰有功本非所宜為不痛防私逞

國心亡上疏言今日臣民既以中宮復位為大慶又
以殿下光明快斷為大幸若謂羣不逞一分有力於
其間其為聖德累何如哉鞠其虛宗快正王誅為
聖主解中外之疑惑為坤宮明復位之正大為士大
夫洗千古之羞辱是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者也罪
止竄配不足以釋疑上善之後因人言免相而已還
拜時重焮輩猶未正法公又言朝廷屢變黜陟靡常賤
人指高位如逆旅之傭夫遐荒視流竄若湘潭之卧龍
禍亂之作雖根於黨論翻覆之機或疑以他廷是以鈇
鉞亟行而紀綱愈不立處分一新而人心愈益疑臣於
獄案得其情狀所聚之貨盡歸酒肉裘馬之費其非為

復位行賂昭昭也 殿下赫赫照臨今為狐鼠輩所誣
如此臣誠痛之重熾竟拷死 昆侖集

肅宗朝正言洪啓迪疏論禁中有歌呼之事有乖於放鄭
聲之訓矣 上曰若非諫臣之言此等恠駭之舉何以
知之聚會歌呼者查出痛治丘史之出入闕庭者一並
嚴禁仍賜豹皮 誌狀

肅廟朝有以書吏陞為內司官者前死之月言於所親士
夫曰吾以古時下吏時或候謁舊識士夫則以我職在
內司之故謂應備知宮中事必問內侍之為 上所愛
者為誰侍女之有寵者為誰及其族屬之誰某此不過
心不安靜且味古人不問溫室樹之義而傍聽者或疑

其有意探問夤緣作廷著辱莫甚願措大懲戒於此慎
勿與吾輩語及宮禁事云 閑居漫錄

儲嗣

世宗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嘗有微恙猶且讀書不已太宗使小宦盡取書帙唯歐蘇手簡在側乃取盡閱雖在進膳時必開卷置諸左右或至宵分疊疊不厭寶鑑

世宗三年謂代言曰八歲八學古制也今世子年八歲宜擇日入學世子備儀衛率僚屬至成均館以儒服八大成殿酌獻畢遂行束脩禮于博士升堂受小學而還寶鑑

世宗末年雖使文廟叅決庶務而司儻正除拜之事亦稟於世宗而為之此事載於徐居正文集西岸集讓寧為世子淫於聲色不務學業自設鳥械於塔上方與

書筵賓客對坐徘徊四顧志不在學忽有鳥掛於楫奔
走往取之鷄城君李來為賓客一日到宮門外聞內間
有人作鷹呼聲心知世子所為及世子坐筵來曰聞邸
下作鷹聲此非所當為願篤志於學勿復為此聲世子
佯驚曰平生未見鷹安得為鷹聲來曰改獵時臂而逐
雉者此是鷹邸下豈不見之乎凡有怨咎來必反覆極
諫世子視如仇讎嘗謂人曰若見鷄城則頭痛心亂雖
見於夢中其日必有感寒之疾 慵齋叢話

鵝城雜說

世子褻雖失德見廢而其猖狂放迹實同秦伯云今南大
門額崇禮門三字乃其手迹宏偉磊落可以想見其人

文宗久在承華春秋向高而沈潛學問值月明人靜或手
携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直殿夜
不敢解冠帶一日夜刻將半意鶴駕不出脫服欲卧忽
聞戶外履聲呼謹甫 三問字 而至乃 上也 龍泉談寂記

成廟朝孫賢成舜孝知燕山不克負荷一日登御榻有撫
床之歎臺諫請罪且欲問密啓何事 上曰戎子好色
耳終不言 名臣錄

中廟御思政殿見元子讀書 即仁宗方五歲 輔養官南袞趙光祖
及承旨史官八侍元子絳紗直領玉帶黑靴子端拱對
案巍然如成人讀小學如流訓誥分析聲音仁厚史官
等竊見天顏喜容不裁 日月錄

中廟臨筵必命世子就坐御床東畔一日筵官講訖方論
文義上問某語出於何處而其意去何左右寂然不
能對上顧世子曰知之乎世子起而對曰出於某書
其意如此如此左右無不拜賀上再三回顧悅豫之
色溢於天顏寄齋雜記

明廟乙丑不豫至天語不可辨李東臯浚慶承內殿旨命
將扈衛于宣廟潛邸明廟不知也疾間開筵李相
頓首于上前曰王候違豫舉國恐懼皆以國本為憂臣
待罪大臣不得不為宗社計王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
斯而大臣預為此事歟閔相箕時以特進官入侍自袖
中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之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

古今亂亡恒由儲嗣不定若觀此書則聖人當自知之
明廟諦視色始康曰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臣矣仍
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賜閔公豹皮行義進講自此始荷

潭錄

世傳宣祖違豫中親畫竹一簇其一巖上王竹老經風
霜摧折枯槁之狀一惡竹自王竹傍所抽枝葉寔繁長
節過寸廣占盤石屈曲盤結之狀一嫩芽自石上王竹
正幹中抽出穉枝軟葉雖未壯盛縹緲正筍已有干天弄
月之氣象也一日上引見鰲城漢陰柳永慶李弘老
等使小宦取箴示之曰予病中偶模一竹未知手法
何如平時鰲漢以下不曉聖意皆頓首稱神永慶俛首

無言而已獨李弘老曲為愁慘之態諸臣所不見之時
頻頻洒淚 上罷朝引弘老入卧内而問之弘老復哀
痛曰不忍見殿下今日情勢也蓋 上以王竹自比以
惡竹比光海以正筍比永昌也永慶之探試上意弘老
之逢迎承順皆由此故光海即位俱被極律云 丁戊錄
仁祖乙酉閏六月御養和堂召大臣卿宰問曰國有長君
社稷之福今國事如此予病如此予欲於两大君中擇
封世子羣議如何左相洪瑞鳳領府事沈悅曰稽諸往
牒太子不在則太孫當立此乃經常之典上候雖未寧
元孫年已十歲莫重宗統不可輕議判府事李敬輿曰
元孫提抱已久如不克負荷則殿下當從容詢問諭以

實情然後有此舉措猶或可也今聖教不及於元孫之
賢否而只以幼冲為言從古冲年繼嗣成德保邦者亦
非一二此言一出必致人心波蕩今日羣臣皆知世嫡
之當承經常之外更有何辭以對乎如此非常之舉若
出於或曰私寵或因譏間則臣豈敢受死殿下止慈之
仁非有一毫私意只為社稷生民大計反常行權其在
古管亦有此事此臣不敢抵死苦爭者也 上曰此事
領相決之領相金瑬曰臣雖首相何敢獨斷吏判李景
奭曰國有長君雖曰社稷之福無易樹子是亦古人之
訓常道之外豈有他哉禮判李植曰臣叅在儒臣之列
若問古事則臣固不讓而權廢之道臣何敢贊成洛興

府院君金自點曰自上必有深思遠慮故有此下教莫重之事不可持難惟在聖斷左贊成李德洞曰元孫若渾置諸孫之列則如此處之未為不可而名位素定屬望已久羣臣安得不對以經常之道乎第今日之舉亦出於聖上之不得已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惟在聖上與大臣矣 上曰元孫人事素不開朗決非擔當大事者予有二子而必有優劣誰其可乎溍曰此非臣等之所敢定然德均以年古之道瑞鳳曰大君與士大夫無相接之事何以知其賢否乎 上曰以鳳林大君為世子

國朝典謨

顯廟在春宮有內侍造進捕禽獸器械百般求媚 顯廟

極愛之他宦莫敢望焉及己亥即祚人皆謂某宦必專內事乃以巧佞被斥終不復近龍床公私見聞

肅廟己巳正月引見大臣六卿三司 上曰國本未定國勢單弱卽今莫大之計不在於他今予下詢乃王子定名號事也若其遲回觀望敢有異者納官退去可也 吏判南龍翼曰國勢孤危朝野顛望之際王子乃生臣民慶幸何可勝達第今日下教出於意外定號之舉亦涉太遽卽今內殿春秋方盛今此舉措豈不太急乎殿下以退去為教臣退則退矣所懷如此矣戶判柳尚運曰王子既生之後一國臣民有所依焉前頭若無正宮斯男之慶則國本當自定矣豈在今日名號之定與不

定乎兵判尹趾完曰南龍翼之太遽為言誠是矣漢明
帝明德皇后嗣續望斷之後以章帝子之必以正宮為
重可見矣王子生纔數月而此後無正宮僉斯之慶則
國本不期定而自定矣工判沈粹曰今此下詢出於社
稷大計孰敢有觀望之意而事體重大且諸臣以後慮
為言不無所見唯在博詢而處之大諫崔奎瑞曰聖上
春秋鼎盛王子生纔數月定號何若是汲汲乎今日下
詢既是大事則當從容訪議乃以官爵先為資制羣下
至于退去之教待羣下太薄而於殿下亦未免大段失
言矣 上曰予年幾三十尚無儲嗣昨年始有王子今
予之欲定豈汲汲也上年五月夢遇一人問予何時當

有男子云則答云已懷孕予曰雖懷孕安知其男子云
則答云是男子王子既生之後予心尤有所恃矣頌相
金壽恒曰若王子衆多之時則或立長或擇賢而今日
則只有一王子德業成就之後國本從何歸乎今日諸
臣非有他意於其間只以王子方在襁褓之中所達如
此惟在聖上叅量處之矣 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
定元子名號舉行事分付該曹 國朝典謨

敦親

世宗十八年以廣平大君璵為恭順公芳蕃後錦城大君
瑜為昭悼公芳碩後立廟奉祀當時別無異議今上
宗丙子欲立廢主後奉祀衆議紛然竟未舉行已亥韓
山郡守李若冰上疏請立燕山 曹山後以奉其祀臺
諫請罪拿致詔獄竟罷職亦可以觀世變矣 思齋撫言
安繼宋夫人李氏 世宗孫女於 成廟為五寸親也親
祭東郊後欲歷見李夫人而慮有諫諍到興仁門內茅
二橋上立命輦陪粹向李夫人所居梨峴私第諫官果
爭之不得李夫人身著綿布黑衫手治女紅驚聞車駕
之臨顛倒迎謁 上叙畫情義特授其夫為掌樂院奉

事行厨所用金銀器四盡令息賜其器物亂前則多傳
於諸後孫家而御坐方席則常懸於堂中歲久爛盡云
安氏退錄

仁祖朝龜川君扈駕公州還 上命招扈從宗戚於禁中
賜宴公為班首 上親自執爵不名公稱以族長且謂
曰宗班之事專委於卿常加倚重賞賚便蕃寵幸無二
年譜

呂頌相聖齊國舅西平公之外繼孫而判官韓斗相乃西
平公繼曾孫也呂公登筵唱名之日 孝廟私覲于寢
殿曰予之外家零替冠冕不繼汝幸登筵喜不可言汝
須顧護韓斗相毋替終始呂公起而拜命故常為斗相

地未嘗不倦倦焉 閑居漫錄

孝廟朝貞仁翁主從其子安山倅洪瑄卒於郡衙家在城
中鼓鞞而歸也使之入殯于其第誌狀

宗室儀賓

世宗新設宗學聚宗親讀書順平君年過四十不識一字始讀孝經而學官教開宗明義章第一七字君尚不能讀乃曰僕今老鈍只受開宗二字足矣遂於馬上讀之不輟又謂僕從曰汝亦不忘開宗以備吾寤臨死聚妻子呼訣曰死生至大豈不關心但永離開宗學是大快也

慵齋叢話

世祖朝宗室進禮君衡有文武才以慶尚兵使入為吏曹叅判又永順君溥叅重試及登俊試春陽君徠叅武年及第駙馬河城尉鄭顯祖叅親試第三名厥後宗室只試藝而不詐文武職駙馬則雖如宋寅之文才不得登

用馬芝峯說

安平大君瑑書法奇絕為天下第一又善畫看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古探勝作武夷精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藏書萬卷招聚文士或張燈夜話或乘月泛舟或點聯或博奕絲竹不絕崇飲醉譴一時名儒無不締交無賴雜業之人亦多歸之碁局與子皆用玉亦用金泥塗字又令人織細綃揮洒真草亂行人有求者即舉與之事多類此 端宗癸酉以陰有異志與金宗瑞等多在淡淡亭為罪目賜死于江華慵齋叢話宗室永川君定喜王荆公及本國陽城君李承召之詩每誦陽城之白登山賦一日內宴醉甚近就 御前平坐

請曰蘇與王孰愈 上不答但曰未可知永川曰荆公優矣又請曰李與徐孰愈蓋指陽城與建城君徐居正上又不答永川曰李優矣又請曰李與臣孰愈 上慰藉答曰卿似優矣永川即叩頭于磚上已而頽然矣謔

聞瑣錄

河城尉豪富冠一時酒酣必言言用文字蔡耆之曰君財寶有餘而不知所用文字不足而顧能用之何也一座大笑以為名言青坡劇談

成廟鍾愛王子一人多有過僻之事為府論之 上命召城上時八掌令入謁 上書一句而賜之曰世人共愛霜後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升

豐川尉任光載性喜文章 成廟寵愛之賞賜御札奎藻
無虛日後以娼妓事與公主不協謫之外郡收八御札
所過從人家連累至七八 謾聞瑣錄

朱溪君深源踴躍狂經明有行兼通醫術前後五上書論
治道又廷論姑夫任士洪不道異心謫長湍又謫伊川
燕山末年士洪用事潛殺之甲子其子有寧亦遭禍闔
門無遺 中廟朝贈爵旌閭名臣錄

中廟壬辰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
書不道之言捕可疑者鞠之指以朴嬪所為賜嬪及福
城君岬死兩翁主廢為庶人皆嬪之所生唐城尉洪礪

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沈貞皆以交締賜死鄭光
弼以為事涉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欲緩之而不
得時金安老主張之鍛鍊成獄 日月錄

礪城尉宋頤庵寅 中廟朝儀賓也時有戚里喜事貪權
責人以己所不能為者故疾之者多頤庵因其來訪戒
之曰外朝之臣自當持清議任怨敢言言不用行不合
則奉身而退而吾與君則處地絕異既不可遠離輦下
自內有私賜與則自我不得不有私進獻宮中有所則
妻女子婦亦當承命入見此豈外朝臣子之所擬者乎
大凡人情雖不要寵亦不欲得罪是以不能無苟順上
旨者故雖自謂簡嚴之人而宮女輩有請則莖能游辭

彌縫而終不能據理嚴斥已所以自持者不免疲翫而
反以繩墨責人怨安得不生且歷代帝王雖不能不以
權與人而權之所在忌心必萌戚聯天家者惟當奉公
守法一心王室持身無愧而已古人云怨可解不可結
怨多則譏多譏多則禍至自古貴游之家多不得保全
皆由於怨多也公私見聞

宣廟嘗簡儀賓目趙公啓遠曰此國器也為主擇婿何必

此兒 尤菴集

國朝初選儀賓必取其地散品下者蓋不欲人才之局束
禁道也自 宣廟以後則不然必擇其傑然而秀窈然
而文者故彬彬乎皆可尚也尤菴集

宣廟辛丑宗室文城君上疏請令宗室詐赴科舉白沙議
以為宗親及庶子孫之禁元非祖宗定制而不知中間
緣何又錮至此耶自變後宗室之間此論已騰騰不可
止聞者輒怫然不平非其心之有所挾也蓋人情習古
不樂改舊也歷代往迹雖不能詳前宋通用而南渡後
始不許通大明之制尤嚴於前代至後裔具不得通我
朝始禁之時不知目何而至此也前日 上教以為不
可輕變聖筭所及必非偶然白沙集

宣祖丙午春永昌大君璣生領相柳永慶援 世宗朝廣
平臨瀛大君舊例率百官陳賀閭巷皆言永慶逢迎
上意為固位計光海卽位李爾瞻李偉卿等請誅璣至

於庭請遂取永昌于大妃側出置于江華甲寅春府使
鄭沆希光海旨鎖之密室燒其炕令贊冒而死荷潭錄
光海丁巳龜川君晬與宗室十九人疏論爾瞻罪狀光海
曰聽何人指喉而為此疏乎公入政院獨啓曰宣聽人
指喉而陷身於不測乎若拿問則當盡其未盡之懷三
司交章請安置只命遠竄公就道有詩曰為國丹心白
日明孤臣一死等毛輕封章直欲扶宗社肯恨今朝瘴
海行癸亥反正罷加二資云云名臣錄

孝廟在鳳林邸受學於師傅尹善道仍問處身之方對曰
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豈不為千古名作
乎蓋諷以韜晦也 孝廟每語諸駙馬曰當日善道愛

我而言而余之警惕得力為多公私見聞

孝廟朝隣坪大君乞暇往關東迤往北路洪沂川命夏論
咸鏡監司違例出待之罪 上自咎以不能教第九菴
集

隣平大君之喪 孝廟臨哭凡係治喪之事親自照管內
侍遵式例以紅綃銘旌資進之 上特命以國喪所用
紅廣的緞用之仍命隣平夫人叔父判書吳竣書之判
書執不肯書 上曰非有君命而用之則僭也是予面
賜者無不可也判書不得已書之其後王子女家有喪
則非有 上命而皆援隣平喪故事用廣的為銘旌外
朝士大夫亦效之間用廣的遂視為尋常事識者寒心

余於隣平喪時八侍

上前親聞聖教

同見因繼錄

孝宗甲午永安尉洪柱元赴燕還會趙公錫胤朴公長遠俱言事竄逐公上疏極陳錫胤愛君之誠長遠家有老母上以公干預國政冒犯邦憲嚴旨罷職文谷集

丙午年間

莊烈趙大妃疾瘳後同

顯廟幸後苑

妃

召諸公子投壺射的使居魁者乘馬居末者挾鞍籠呼唱前導樂善君居末大拜呼唱作辟除狀少無幾微見於色又樂善君有所丐婢隨其夫人入宮上欲資大妃一笑使樂善負之而行樂善負之甚勤汗流滴地不聞命不敢舍人知其必能保全終始矣仁祖朝王子名瀟公私見聞

顯廟己酉先君扈駕溫陽時余內公主之喪穀燧未更諸人皆來致慰而宋允齋時烈自懷來朝見先君而曰為完台家福祿有公主之喪可見連姻宮禁之家為人所憂如此也公私見聞

鄭相公維城之孫齊賢尚淑徽公主為寅平尉公益加畏慎嘗謂公主曰主不欲孫兒生耶對曰不省所謂公曰福過則灾生吾家世世清寒今承奉太過則禍孽必生願加節省後寅平將死公就見之見室內內賜服物出而歎曰宜其死矣尤菴別集

肅廟辛酉東平尉鄭載崙以主歿于天上疏援班城尉姜子順河城尉鄭顯祖例乞再娶且引先朝欲存孟萬澤

尉號而使之娶妻之意為儀賓再娶之證 上特許之
臺臣言其不可遂寢其命仍定儀賓得再娶之法寶
鑑

肅廟戊辰備忘記東平君杭別無引接之頻數賜與之優
異而宗班中有忌疾造言者令宗親府有司堂上摘發
以啓未查啓前諸宗問安單子使之勿受仍以全平君
漸不即查出特命拿鞠定罪南領相九萬筵奏以為東
平於 大王大妃殿為親孫出入恩數自當與疎宗不
同而至於惠民提調未嘗有宗親除拜之規昨日又有
遣史官傳諭之命自前王孫處未聞有此舉凡史官或
於王子大君大臣或於儒賢而遣之矣向者國舅處遣

之人猶異之况於東平乎殿下雖以為未嘗偏厚人情
安得不疑惑 孝廟於隣坪友愛至篤不能一裁以法
或不無踰制之事且其諸子又命 顯宗視若同氣此
宗盛德事而楨柎等憑恃恩寵反為驕溢終有庚申之事
此皆殿下目見者而今於東平又加以非分之寵臣竊
懼焉 蓀泉集

戚里

太宗朝封金氏為王世子淑嬪拜其父漢老同知摠制
召漢老曰卿遠鑑沈孝生近以閔氏為戎予自幼深知
卿謹厚能守富貴故擇卿女以配世子卿宜敬受吾
言勿忘寶鑑

太宗朝閔無咎無疾賜死厥後閔無恆無悔嘗曰元敬
王后有疾八閔侯兩大君八內世子讓寧也獨在之時
無悔告曰吾兄無咎無疾豈有謀反乎世子生長吾
家顧蒙恩德世子答曰汝家門不善矣此言傳播鞠
問無恆等上曰此人等罪固大矣但宋氏無恆之母未安
予豈無人情乎令付處于外尋曰政府之啓並賜死

妻子遠方安置東閣記

權駙馬陸陽村之子也尚 太宗女生二子曰聃曰聰聃年十餘拜敦寧直長一日仕衙上屋探雀轂都正粹至不及迎都正怒召立于庭詰責之聃即入訴 太宗笑曰為汝官卑故也立召政官拜聃同知令及衙未罷視事都正大驚出迎聰幼時 太宗愛之常置膝上侍臣有長髯者聰拔佩刀剔棄之羣臣請其罪 太宗曰朝廷之禮不可不嚴聰罪當誅然幼稚無識願從諸公貸其生可乎羣臣頓首謝命幽于崇禮門外歲餘 太宗稱疾篤羣臣入問疾 太宗曰予疾已漸非醫藥可治與諸公相見能幾日乎群臣皆泣 太宗太息曰予有

孫聰病中甚念之畏朝廷不敢見因泣下群臣頓首請赦 太宗之顛倒羣下蓋如此涪溪記聞

鈴平君尹士盼 貞熹王后之弟也 成宗朝奉表于京而權叅判景祐為書狀士盼恃宮掖之勢有贖貨之誚還到義州權公盡收其貨以聞 成廟即下士盼于吏擢景祐為從官 東朝亦不敢丐其命士盼以憂死景祐自此日被寵遇國朝典故

成宗朝明淑公主請於 上曰洪常叔父侑為長興府使其妻病難於赴任願違本職 上命叙京職大司諫孫比長等上劄以為不可私侑而毀法請準期不叙 御札答曰予觀所言深以為正予之此事私也非公寧不

愧哉聞過即改亦不難矣甫等能盡乃職予甚嘉之朝

烈譏

尹任乃 仁宗之舅也以武人在 中廟朝階崇政尹元衡即 文定王后之弟也為人奸邪銓即中書之薦皆不得參一時躁進之輩各有所主遂有大小尹之說 中宗已亥東宮有火灾藉指為人火大司諫李霖上劄有曰褻昵之漸易至騰陵忌克之禍終成厲階云云辭語大露識者憂之 仁廟即位即擢元衡工曹叅判 蓋慰 慈殿之心大司憲宋憐壽等論劾踰月竟奪嘉善資一時有長慮者憂其已甚欲其停論其妹夫成悌元清修好古憐壽言無不從一日同宿語及不可堅執

之意憐壽終不聽至反復重言則佯睡不應及元衡得

志霖與憐壽並被害

東閣雜記

仁宗在東宮尹元老元衡等讒間兩宮必欲生禍而元老尤邪毒 明廟嗣位成服後翌日三公六曹叅議以上兩司玉堂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累日乃命付處外方未幾柳灌等被罪元老召還初議罪元老時獨叅判李浚慶以為 幼主新即位 母后至親不可罪之衆不

聽東閣記

尹元衡為奉常正時議將駁之李公浚慶止之曰宰相同生猶可為階梯職以 中殿同生可不保此職乎元衡深德之及乙巳獄起李公以仲悅叔父出為平安監司

陳復昌疏陳幼冲嗣服之初不可無 先朝善人即召
還皆元衡之力也

月汀漫筆

君子交遊不可不審如宮禁戚里之人則不論善惡必遠
避之可也尹潔善士也嘗與綾原尉具思顏友善一日
赴綾原家乘醉語及時事曰乙巳陷辜之人豈無橫冤
有一人預聞之漏其言於元衡則不旋踵而將有赤族
之禍綾原惧其及已先告之潔陷死此足為後人之戒

鵝城雜說

安公坦大女為 中宗後宮是謂昌嬪持身謙謹雖隣居
小兒到門詰責只引過遜謝而已及嬪生三子女杜門
不出恐人或以王子外祖家稱之昌嬪次子德興大院

君寔生我 宣祖安公處地尤尊貴而心不變身不着
絢緞晚以老病失明 宣祖欲以尚方所進貂裘賜之
而恐違雅志使人試之安公曰我是賤人著貂裘死罪
違 上命亦死罪等死無寧安分而死 上知其意不
可奪命家人稱為兒狗皮以進之安公以手摩之曰尚
方之狗有別種耶毛之柔細何至此也為加於身 宣
祖之於安公乃外曾孫而不過厚其衣食安其寢處而
已未嘗加一命之官蓋不敢官私人也其所得迪順副
尉告身亦其原從勲例得者也至 孝宗朝追贈右議

政公私見門

宣廟癸酉特 旨拜沈義謙為大司憲正言鄭熙績於經

筵白 上曰特旨不當用於外戚 上厲聲曰只在其人賢否耳外戚何尤焉熙績大沮踣執義辛應時進曰熙績之言公論也 殿下不可摧折太過也熙績退詣賓廳見應時頗有感悅之色仍徃義謙家謝曰非敢毀公也只言用人事體耳熙績雖發直言而旋作諂諛之態識者鄙之東谷日記

宣祖癸未尼胡之變募庶孽入粟塞上許通仕路金公諒貴人之弟也以木綿賀粟于塞下觀察使李陽元以為募粟之策專為移粟而發今公諒賀塞上之穀與募粟本意相左 上即命削之時貴人方專寵而不得爭溪滄

聞記

光海即位初吏曹判書成泳以永慶之黨彈罷領相李完平以李光庭金晬李廷龜擬薦光海命如望以申欽薦之又命如望光海意在鄭昌行蓋以昌行 王妃之表叔也完平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及昌行薦之昌行遂為吏判物議譁然鄭愚伏經世以大丘府使應 旨上疏極言初政之失至曰其人不預則命使如望其人又不預則又命如望必得其人姓名然後始肯落筆焉殿下之叅入己意任情低仰至此而甚矣又言某人以定策自居李山海而今其子為某官某人以調護自任奇而令其身為某官又論年來除拜不公之弊自邊將守令皆有定價至 先王末年而極之矣語光海大怒

欲逆諸四裔大臣皆以以言獲罪為未安愚伏只坐罷

荷澤錄

仁祖朝趙判書啓遠宰隋城府之煎蜜為果名國中上

不豫時中官使人求之公答曰州府私獻非人臣事君

之體非有 朝命不可 上聞之笑曰雖曰君臣何獨

無戚聯之情乎

蘇泉集行狀

仁祖丁卯清兵陷關西臺諫請正監司尹暄失守之律

上不允臺啓將寢適貞惠翁主因事入闕翁主乃暄猶

子新之之內而 仁祖之姑也為乞其命 上曰朝廷

之事當付公論予何敢低昂姑氏詣闕之後若貸暄死

則人必以予為私翌日遂允臺 啓蓋翁主之言激之

也 仁宣大妃嘗語諸公主以為戒

公私間

仁祖嘗幸舊宮招見私親進謁者唯恐或後申平城景禎

獨不肯曰人臣敢私謁乎鄭公經世聞而歎曰見識非

他人所及也

名臣錄

尹叅判墀海嵩尉之子穆陵外孫也與其弟吏部郎垣少

擢文科登颺朝端見識明透論議不苟大為流輩所推

仰而金判書時讓獨曰此非國家之福也禁鬻子弟醇

朴少文蔭仕承家足矣而此子才望素著將必為國家

用後之居此地者不思才分之不及皆將以此為期扶

藉宮禁竟相蹂冒則誰能沮遏其勢耶金判書佐明

明聖王后伯父而果斷無私繩墨奮然朝廷倚以為重

而李都正楚老獨言此人之才雖在堯舜之時必不空

老而後世處此地者皆以金公為口實必欲一襲其跡
則今日金公之效勞國家他日必為壞損國體之首目

公私
見聞

李孝達信達乃 寧陵後宮李氏之兄弟也 上嘗招之

伏於掖庭使中人傳 命曰汝輩若憑藉汝妹使閭巷
有舉汝姓名者將令內司折汝膝骨而後已也孝達等
恐懼屏息不敢向人作聲氣 聖朝約束嬪御之制固
可為萬世法而孝達之保有家室亦莫非 聖恩之攸
暨也孝達 肅廟壬辰拜同中樞肅拜日特賜貂皮煖

帽公私
見聞

肅宗朝金右相錫胄以國戚長本兵兼御將以詐堅不軌

事因內侍啟于 上黜一番人起鞠獄遂錄保社勲封
清城府院君 明聖大妃以謔書戒之曰吾家世遵清
儉固守窮約至于卿身既拜司馬又兼大將又封勲爵
予甚憂懼不能安寢矣因內侍告密雖由於萬不獲已
決不可仍以為例也事不守經務為權宜則不但得罪
於公議 主上亦必有不是心 君心既厭之後吾於
主上為母亦無可救之道矣 天王家與士庶不同故
予有一女明安公主甚愛之 主上亦甚友愛而予每
以謹慎毋作過戒之小心奉職初不抵罪可也公私
見聞

肅宗甲寅吏曹以清風府院君金佑明方為領敦寧公除
後閑政時兵曹判書金萬基當為陞拜而領敦寧只是

一負何以為之議大臣加設一負廟堂因光城上疏大
提學承文提調春秋館賑恤廳宣惠廳堂上以體貌相
妨并許適至於經筵本無妨碍之嫌籌司兼帶亦有
仁祖朝前例使之仍察光城又力辭得解國朝

肅宗朝修撰沈濡劄論閔公維重既為國舅不可仍帶備
局經筵於是閔公辭適明谷

國初則 王后父祖外祖并有勲弼觀於權陽村所撰

神懿王后碑可知已不知自何時變制除勲弼也晦隱

宣祖將遣繡衣抽柱八道之為守令者其中外戚之名適在
抽出之中 宣廟旋即執其柱還投筒中有一宦者伏
地諫曰殿下私情如此則何以責朝臣乎 宣朝不以

為罪微哂而遽抽其人終不免罪至今傳之為盛德

事 同春集

國家自韓明滄以來外戚多執權柄蠹國病民為世大患
甚者至於魚肉士林故外戚二字士類視之有同豺虎鬼
域處頗相對者有年數矣由是觀之則洗滌東西悉加器
使而若沈義謙則只當保其爵祿不可更居要地也果谷



